

書叢劇悲的國

前夜

版出店書藝海

書叢劇悲的國

前夜

版出店書業海

中國的悲劇叢書之一

前 夜

★每冊實價九角★

著 作 者 巴 人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通 訊 處：香港擺樓
花 街 三 三 號 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出版

中國的悲劇叢書之一

前夜

〔四幕劇〕

巴人著

登場人物的出身，年齡和性格

莊興 七十歲左右。一個灰色的老人。莊茂源的同族。

章小七 約二十七八歲。略有上海白相人風貌。章吟秋的亲信。

方二 三十歲。方佐治的族人，據說頗愛聽別人叫他方二爺，以符合跟班身分云。

以上三位人物，是按照中國政治社會習慣，所謂生殖系統，出現於我們的舞台上的。是這個叫所有特務隊都打發到胡塗國裏去的怪公館的三個衛星。

莊茂源 六十歲左右，交通部司長。地主加官僚再加色棍。人世間沒有這種性格。十足的一匹公猪的後裔。

費娜 三十左右。一個連自己也不容易理解自己的情感的女子。受過頗多的苦難，却有點在麻醉中求自己的活路的傾向。矛盾得誰也不會理解她。但有點靈魂，不過是發了酸的。

章吟秋 四十八歲。內閣總理的秘書長。詩人。但是個不容易揭露自己隱秘的嚴正
的脚色。一個世界上找不到的特殊的間諜。這就是說他沒有一點點間諜的風
貌。

方佐治 三十八歲。鐵道部總長。性格可擬之於法國梧桐。有點沙沙的響聲，但樹
幹子却是光燙的。這象徵自由得頗爲空虛。中國話最好的稱呼是「滑頭」。擬
之於公事皮包也可以。反正是皮包總長。

朱國柱 五十三歲。首都警察廳長。是個莫明其妙的人物。「莫明其妙」真是他性
格最好的註解。

陳麗君 一個內閣秘書廳的科員，也有三十光景的年紀。有舊式女子的好性情，但
也有摩登女子的交際手腕。

冷鐵生 三十五歲。首都副警察廳長。有鐵一樣堅強的意志。但完全是個人主義
的。是從地主性格中翻版出來而加上新式標點的人物。留下的祇有地主的兇
狠，沒有地主的相貌，買辦氣倒不多。

唐秘書長 七十歲。師爺型的人物。這一類人是沒有自己專有名字的。寫劇的人，

也就偷懶，不多用腦子爲他想個適合的名字了。

聽差二人 出現在我們舞台上，祇說幾句：「是，是，廳長老爺！」之類。這「是」，就是他們的人生！可憐的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唉！……就多的是這種既能「聽命」又可「差遣」的聽差們。但這劇裏沒有他們的地位。正和這世上沒有他們的地位一樣。

老馬 三十八歲。他一生別無嗜好，就愛殺人。據說這是專門職業。特務科科長。但不在案頭辦公。是個最好的實行家。

老孫 二十九歲。特務科一等科員。和老馬是一對。但不能算是中國的「勞萊」
「哈代」。

朱月英 朱警察廳長的女兒。中學生。十七八歲。是一張白紙，看你怎麼寫下去。希望是有的，也許會變成一冊偉大的傑作。

朱太太 四十七歲。胖得相當可愛。朱廳長夫人。愛賭，愛錢。據她自己說，還愛操心一切。

莊太太 五十四五歲。有村婦一樣的潑辣。但現在是莊司長夫人。這就加了一點都

市的女白相人的氣味。

方太太 四十歲。方佐治夫人。無所謂的角色。

方媽 朱公館摩登的年青女傭。

陳媽 朱公館年老的女傭。

門房阿長 自然得是一個老頭子。

歌女甲乙 歌女總是歌女。一樣有女子們一份心，愛向男子們問起太太。

老周 是老馬他們一夥。二十九歲。

偵緝員 三人

馬隊 四人

兩個不出面的人物 一個是庶華，一個是金旭，但他們都是被槍斃了。

還有兩個不出面的人物 一個是大總統，一個是內閣總理。

——以上這些人物，作者沒法回答他們今天還是活着，或者死了。讓讀者去問歷史老人去吧，這是於你們的運命有關的！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一個晚上。

地點 首都。事情發生在一個把所有的特務隊都打發到糊塗國裏去的闊公館裏。
佈景 一個舞廳的側面和一個客廳的正面。

舞台的左後方，開着個舞廳的圓形的拱門，珠簾半捲。舞台右方，佔舞台三分之二的場面，是客廳。陳設極華麗，西洋風的。靠後的正中，有「山扒台」。上面放着各色西洋名酒，和酒器。

幕啓時，客廳中燈光幽黯，舞廳中燈光由綠而紅。繼而樂聲大作，男女雜沓，出沒於舞池之中。其間有莊茂源和費娜，朱國柱和陳麗君兩對，時時舞過拱門口。人們很容易看出胖子莊茂源，是不善於跳舞的。

一個極長時間的發狂的跳舞。

在客廳的幽暗的燈光下，開始有人影移動。漸漸走向山扒台去，開着酒瓶，把酒注入酒杯裏，仰飲。輕輕地稱贊着：「好酒！好酒！」這樣繼續喝了兩杯，正要倒第三杯時，突然樂聲終止，舞廳的燈光轉成綠色，客廳的燈光放明了。那飲酒者手裏的杯子就碰的落在地面，碎了。他驚惶地轉過背來，是個約莫有七十歲的老頭子，半把白的鬍子。玄色羽綢的長夾衫。是這公館裏來了不久的門房莊興。

莊興

噓……

噓……

（裝着趕貓的姿勢）他媽的！是哪兒來的貓兒，到這裏來打架，

扎碎了你爺的瓶兒罐兒的！噓……噓……（俯身拾起打碎的杯子。往屋子四周

瞧。）啊！這真可憎了！這麼一隻上好的杯子，也讓這狗人的扎碎……但怕不

會是碎完了吧！（拼湊着）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叫補碗匠給補全來了？

（沉默）

呃！怎麼這樣不結實，一碎也就完蛋。這是什麼杯子呀，洋杯！洋杯！

唉！去你的吧！我說過，洋法子總是不行，——洋法子真的不行啊！

（回身向山扒台，擺正酒瓶。但又回顧一下四周；偷嘗瓶葡萄酒。）

呃嚇！呃嚇！……這是什麼味兒呀！啊，這世界也全多改變啦！全多改變啦！一夥兒都是烏龜王八蛋！……老爺們不像老爺們，娘兒們不像娘兒們……是個什麼樣子？這麼的，那麼的……儘摟着跳呀！跳呀！這算是什麼一回事呢？……我不懂！我簡直不懂！……這都是小鴨子的娘作成我受的活罪：「難得章老爺瞧得起你，來信叫你哪！上得京去做個跟班末，回鄉來少不得也是個京官兒啦！」（學女人腔）……真個是狗入的種！噫！……

（沉默——泛起了鄉思）

啊！……說起小鴨子的娘，她住在鄉間多好。咱們莊家，有的是好大的莊園。黑牙牙的林子，綠洋洋的大坡田地，滿院子的葡萄，這雖然是老爺家的，但也不就是等於我自己的？守着它，還愁一輩子沒穿的吃的，……偏叫我來這裏做個門房，成天離不開這死屋子！噫！……

（沉默——懷舊的情感起來了）

唉！說起咱們老爺，真的也完全改變了！完全改變了！光緒皇帝時候，我還提過考籃，陪他上這兒來進過考。那時，他可多規矩，多嚴正。看見一位女子，

自己就會臉紅的，但現在，他是怎麼了？……唉，但這還是洋法子不好。聽說他去年放過一次洋，我看，一定是放洋放壞的。洋法子可好學嗎？洋鬼子一來，咱們也受難了。……

（客廳後發出一陣哈笑聲。章小七和方二爺扯拉着進來。章小七，瘦小個子，平常服裝。略現邊幅不修狀。方二，中人身材，比較講究服飾：衣角筆挺。西式頭髮，梳得極爲光澤。）

章小七 二爺，咱們也來跳舞吧！哪哪哪，這樣的那樣的……（扯拉着方二狂跳，口唱着舞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方二 唉！唉！歇息手吧！歇息手吧！——你算是什麼人呢？二爺值得跟你跳舞！
章小七 不行！咱們也要跳個痛快！你作算是那個莊司長，我就算是那個新來的姑娘，那姑娘叫什麼名字呀？

方二 叫費娜！

章小七 好好！就算我是一塊肥肉！

方二 不，是費娜——費娜小姐！

章小七 噯！（學女腔）莊司長，你叫我費娜幹麼呀，我費娜承你抬愛，就來舞個痛快吧！（口唱舞曲，狂舞。）

方二 噯噯！小七，謝謝你，你二爺吃不消了！歇手！歇手！我可不是莊司長，還有那麼一股子老勁！你可也不配作費娜小姐！歇手！歇手！讓我喘一口氣吧！

章小七

哈哈！二爺你真是一條乏蟲！連這一點興致都沒有！那麼，你歇去吧！

方二 哼！天下也沒有像你那樣長相的姑娘！這樣的姑娘，怎麼吊得起你二爺的興趣呢？！笑話！笑話！

章小七 可是我瞧你那麼一付乏相，也祇配跟小七拉成一對！你真的能對付得了那位費娜小姐嗎？你瞧：她是一付怎麼長相呀！一雙滴溜溜圓的黑眼珠子，大海洋洋的，可會吞沒了你呢！

方二 那麼你就沒福分讓她吞沒！（喘着氣）

章小七 還有——還有她那付結實的肩膀，結實的胸膛，結實的腿腔……唔！簡直是一匹活馬！一叫她抱住，一定會把你一下子絞死。

方二 你也一樣沒福氣讓她絞死！

章小七 可是她也不會來絞死你！她有的是全身抖着活氣。——你說她是一種什麼活氣！這是會叫天也覆了地也塌了的活氣。沒有讓你接近她，也許叫你早已餓死了！

方二 哈哈！小七，饑死的倒是你！你口上留着什麼的饑涎。你抹一下子看！

章小七 唔唔！……這不算什麼的，這不算什麼的！

方二 小七，我看你還是安心地坐下吧！癩蝦蟆別想吃天鵝肉。過會兒你家的那一位老爺來了，又有你的排頭吃了！

章小七 哼，談也不用談起，我小七怕他？

莊興 嗯！（自語）全都是亡八羔子……

（章小七和方二開始都不曾留意莊興，這才看到他坐在一角上。）

章小七 哦！原來是莊老爹在這裏！有眼不識泰山，得罪得罪！

方二 莊老爹，你怎麼也上這裏來？不就坐在門房裏看門，倒上這兒來打盹？（嚴正）

莊興 大門上了鎖，還怕誰來偷去你的腦袋不成？哼！

章小七 這樣說來，是莊老爹的不是了。雖說老爺們都在作樂，跟娘兒們打得火熱

的，但你也得守在門房裏，別讓有一些風絲兒透進門來呀！風就是不好的東西，會偷去咱們方二爺心頭的秘密呢！

莊興 我是連狗洞也給堵上了！還有誰家的乾孫子，會摸上這兒來？

方二 莊老爹，這話，又是你說錯了。咱們的秘書長今晚還沒有來呢！

莊興 秘書長——那一位秘書長？是那一位白削臉，瘦長個子的老爺嗎？

方二 正是呀。跟前咱們這位瘦猴子一樣的瘦，但比他還高過兩個頭。是咱們章

吟秋秘書長老爺哇。

莊興 唉！唉！弄不清楚！我真弄不清楚這麼多老爺：部長啦，廳長啦，秘書長啦

章小七 你就祇記得你家的司長，莊茂源司長，是不是？

莊興 咱們老前是叫宰相呀尙書的。一品京官，二品京官。什麼部長，秘書長啦，

現在却是……唉！咱們老了！這情形，咱們不懂了！

方二（搖頭）這也難怪別人說，老頑固是沒有辦法的。咱們方部長也常跟我討論討論國家大事，他總說，中國在這些老頑固的手裏，是不會有希望的，動不動

就是什麼禮義廉恥，我也不懂這一套。

章小七 但也難怪你，莊老爹，你是新來此地，一切不懂啊……

莊興 我不懂，我也全都瞧不順眼咧。

章小七 不懂自然瞧不順眼了。我告訴你：這裏來的第一位大老爺，就是那個白削臉兒的章老爺，二品京官，內閣總理的秘書長。第二位大老爺，就是方二爺家的方老爺，也是二品京官，鐵道部總長。中等身材：愛穿青色西裝，跟咱們方二爺一個樣，梳着個西式頭。走路威風十足。第三位大老爺呢，是朱廳長。一個跟您家老爺差不多的胖子。肚子可沒像你家老爺突得高；直兜到下巴跟的。算起來，怕是三品京官吧。但他有實力，手下有兵，誰得向他低頭三分！……這些你知道嗎？

莊興 嗯，我不懂得，我也不想懂得，你別說這些了！（擬出客廳去）

章小七 可是你還須懂得：您家老爺是四品官兒，這麼個貨色（伸出小指）！小得狠咧！

方二 哈哈！小七，別作弄人了，難爲他是個老人家，讓他去吧！咱們自己來談談

天。

莊興 唔！我不跟你來計較這些。咱們有的是偌大的莊園。我會回去，會回家去的

章小七 但是我小七不許你回去！你得立刻站住來！站住！（發令似的）

莊興 什麼（轉身）——什麼？你說的什麼？

章小七 我奉秘書長章吟秋大老爺之命，有話要問你，你留心聽着！

莊興 （沉默，凝視，氣憤地。）

章小七 莊興，近來咱們這裏的門禁怎麼樣了？（學章腔調）

莊興 什……麼？（發抖向前移動）你……你說什麼？

方二 小七，真有你的。跟這種老頭兒也有什麼玩的！莊老爹，你可別理小七，去

你的吧！

章小七 哈哈！莊老爹，您可別嚇壞了吶！小七就是這麼一個人！扯扯拉拉，打打叉叉的。……可是我真的要問你：近來那門外還有些什麼閒雜人等來走動呢？

莊興 章七哥——您，——您說的是什麼意思？我還是不明白。